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九

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念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進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

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
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
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
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
原缺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

革之義也

念八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
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鷓為鷓鷓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鷓之所終鷓之所始鷓以為終布穀

以為始布穀之終鷓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圓於

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

念八

二

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

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
雖未離於物而爲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
已有物矣故其爲有異乎物之爲有也不
可言之爲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爲無
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
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
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
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
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
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

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
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湯
曰汝奚以實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
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
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之不異是也

念八

三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幽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
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幽之西營之
東其偏於雨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
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
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
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
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

一體百體舍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鯤鵬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鷦鷯鷦鷯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舍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

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舍天地爲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舍大固足以舍小矣小如何其舍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舍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圍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念八

四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

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
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
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

鼇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
浮游者始時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
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
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
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
地生矣天地莫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

念八

五

然之中妄為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
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懣之氣勝
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
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
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爲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
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
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
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
曰瀛州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
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
隣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爲物其大不可圍其
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

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
冲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
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
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
輿者木之為嶠者火之銳方者金之體洲
念八
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
六
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
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
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
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
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
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真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
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
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
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
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

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
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
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
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
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峙而不動

念八

七

解曰既以不得暫峙為毒以夫峙而不動
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
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禺強也禺強

北方之神靈龜爲之使故禹強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爲三番而後能舉焉旣已爲物而我所資以爲安矣則物必有爲之害者而物又將爲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

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
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
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負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
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

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
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
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樵僂國人長一尺
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
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
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
海者天池也念八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
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
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鰲俞師曠方夜摘耳
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
空桐之上同齋三月
心死形廢徐以神視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
雷霆之聲吳楚之國
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
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
食其皮汁已憤厥之
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
而化爲枳焉鸚鵡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
氣然也雖然形氣異
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
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
其脩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
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
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
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爲
蟲臂以之爲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爲人
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
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爲冥靈大椿
於荆則壽爲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
也爲鷓鴣於終北之北則大爲麼蟲於江

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

有柚之不踰淮鸚鵡之不踰濟貉之不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遙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鼈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觥俞師曠弗能聞見其

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
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
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_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
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

念八

十

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
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
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
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
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
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
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
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
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
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

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
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
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
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
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

念八

十一

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
虧隔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
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
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
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
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
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
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
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
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

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
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蠹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